



### “苏超”：地域文化的极致表达

□ 胡新波

今年夏天,江苏人自己的足球联赛“苏超”火了。短短两个月,线下,截至发稿时,24场比赛场均超2.5万人观战(已高于中超2.47万),单场最高纪录吸引30823人,第四轮5个主场城市外地游客较前一周末增长48%,其中扬州游客量增长88.6%;线上,自嘲段子、文化梗持续被破圈,历史名人助阵视频高速传播,“苏超”话题数以亿计。没有大牌球星,没有天价转播,这场发轫于江苏的“草根足球赛事”,既是一次地域文化的极致表达,又成了一场跨越体育、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民狂欢。

当专业足球网站为“苏超”开辟积分榜专区,当观赛APP将“苏超”列为与中超并肩的热门赛事,一个疑问浮现:这场看似平平无奇的草根地方联赛,究竟靠什么点燃了全民激情?

“苏超”的破圈,核心在于将人放在“C位”。不同于职业联赛的巨星崇拜,这里的主角是普通人:球员可能是教师、厨师、程序员;观众是街坊邻居、同学、同事。当南京队被戏称为“盐水鸭战队”,无锡队化身“水蜜桃联队”,足球褪去了精英化的外衣,成为市井生活的延伸。这种去专业化的定位,天然具备“爆梗”体质。淮安与镇江的“醋王之争”,徐州与宿迁的“楚汉对决”,南京门将的盐水鸭手套,苏州替补席上的微缩园林……这些烟火气的标签,将足球竞技转化为兼具历史厚度与市井气的城市文化间的趣味较量。

当足球成为表达情感、展示文化、享受生活的载体,其魅力自然超越了胜负本身。在苏宁队解散后,江苏这片足球热土亟须新的情感载体。“苏超”的出现填补了真空,当南京球迷打出“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标语,当泰州网友为苏州队加油引发跨城互动,足球回归了其最本真的情感联结功能。正如赛区观众所言:“看的是球,释放的是对家乡的热爱。”赛场上的都是父老乡亲,他们为家乡荣誉而来,为特色活动驻足,为感受赛事氛围相聚。扬州队中场休息时的非遗展演,镇江推出“球迷加油瓶”香薰,这些设计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参与切口。当常州队球员打入乌龙球被网友戏称为“大意失荆州”,当徐州球迷用“教练开始热身了”调侃比赛的激烈程度,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让足球场变成了全民创作的舞台,大众文化的自我认同闪耀着金光。

“苏超”的火爆,与贵州“村超”异曲同工。两者都坚守“去职业化”内核,路径却截然不同:“村超”扎根乡土,用“抬猪脚奖杯”“民族歌舞”激活乡村记忆,比赛间隙的民族歌舞、颁奖典礼上的土特产奖品,构建了独特的乡村共同体记忆;“苏超”则展现了都市体育的另一种可能,将城市文化IP融入赛事,把地域之间的“爱恨情仇”打造成赛事的独特标识。无论“村超”还是“苏超”,既印证着当代体育运动正从“精英竞技”向“社会运动”蜕变的变革趋势,又富含一个不容忽视的启示:群众喜爱的,才是有生命力的。

当江苏网友动情地写下,“当我们在一起,我们才是江苏队”,“苏超”俨然成为地域文化和乡土情怀的黏合剂;当破圈的非遗迷喊出“苏超”没有输家”,一场好的赛事已然化身为推动城市间良性互动合作的强大引擎。它的破圈和风靡,恰恰向我们说明:让足球回归足球,携手构建共识,通过资源互补实现多方共赢。

“苏超”联赛也为全国文旅活动提供着多维度的文化启示。其一是注重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入。江苏“散装十三市”的地域特质被转化为赛事亮点,无锡的水蜜桃成为赛事“吉祥物”,徐州的汉文化元素植入比赛场景,地域文化的记忆点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其二是政务传播放下身段,政务服务适时托举。“南京发布”在推广赛事时,用《人人都想当南哥》的戏谑标题破圈,当官方媒体主动融入“苏大强”等网络热词,用“十三大保”等地域昵称与网民对话,官方叙事与民间创作便形成奇妙共振,传播效能实现指数级跃升;常州队在主场0比1输球后,当地文旅部门大气回应:端午期间所有A级景区对扬州市民免费。暖心文旅举措适时接住了一张足球门票带来的“泼天流量”,输了一场球,赢了千万人心。

其三是让有标识度的文体盛事成为城市营销新载体。镇江西津渡景区因赛事实现夜游人位数倍增,淮安“100元吃货球迷狂欢套餐”走红,这些案例证明:当赛事被纳入文旅推广计划,设计“赛事主题旅游线路”,开发“城市限定款”周边产品,文体流量便能转化为城市品牌的增量资产。“苏超”这记好球,踢中的不仅是球门,更是用群众的语言讲述更美中国故事的可能。

■本版主编 周颖  
■美术编辑 杨数

### 一城锦绣百世儒

□ 温凡

我们很难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找出第二个“他”来:他在幼时发问“天地何所穷际”,少年悟道“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而立之年“一辩天下知”。

他是心学开创者,在程朱理学集大成之际,最早发现了理学内化道路潜在的支离倾向和教条隐患,办学授业传播心学,成为宋明两代新儒学思潮转向的影响者。

他与朱熹并列“百世大儒”,被梁启超尊为“里程碑式思想家”,明代王守仁继承发展其学说,共同成就“陆王心学”,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潮。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仰望千百年来灿若星辰的众多人物图谱,他的名字镶嵌其间,光芒耀目。

他就是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居士。

探访陆九渊的历程,是在历史与现代之间交融穿梭的过程,我只能从一个地方、一桩桩往事里,去寻找并感悟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精神力量。

这并不容易。就从他的出生地和安息地——“千年古邑”金溪开始。



### 鹅湖一辩天下知

六月的铅山,比其他月份更深沉一些。这大抵是因为县城东北方向数十里外的一座古寺和书院。

明代大理寺右少卿李奎在《重修鹅湖书院记》中写道:“大江以西,古称文献之邦,书院之建不知有几,惟鹅湖之名与白鹿并称天下。”鹅湖书院的缘起,则是因了六月发生在鹅湖寺的一场盛会,时年为南宋淳熙二年(1175)。

自北宋以降,儒学复兴而内部分化。朱熹承二程之学,倡导“格物致知”,主张研读经典、探究物理以明天理;陆九渊则立“心即理”之说,认为真理具足本心,当“发明本心”而不必外求。

“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学问宏富、性情平和,有意调和两派学说的分歧,邀约朱熹和陆九渊、陆九渊兄弟齐聚铅山鹅湖山的鹅湖寺,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辩论。鹅湖之约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史料记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官员及学者纷纷前来旁听。

这场辩论持续了三天,双方

交锋激烈。陆九渊门人朱亨道在《陆九渊集》中记载,当年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朱熹提出十余问,陆家兄弟“莫不悉破其说”。双方几经商榷,仍各执己见,最后“不合而罢”。黄宗羲评价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场民间学术交流会,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里程碑”。这一年,吕祖谦39岁,朱熹46岁,陆九渊37岁,陆九渊44岁。“鹅湖之会”使朱学、陆学之间有了更多的交融。后来,朱熹的弟子在鹅湖寺旁建起“四贤祠”。南宋理宗淳熙十年(1250),四贤祠扩建为书院,赐名“文宗书院”。到明代宗景泰年间,正式定名“鹅湖书院”。

“鹅湖之会”的两位“辩手”之间,却惺惺相惜,情深意长。淳熙八年(1181)春,陆九渊到访南康军(今庐山市),请朱熹为亡兄陆九渊书写碑文,碑文内容由吕祖谦所撰。恻心之余,朱熹提笔一气呵成。6年前英姿勃发的“四

贤”,竟然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最后的一次会面。

之后,朱熹邀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开讲,并盛赞讲课内容:“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将讲义刻于石上碑上以作纪念。今天,在庐山白鹿洞书院的《二贤碑》上,依然可以看到那篇完整的《白鹿洞书院讲义》。此行还有一个令世人动容的情节,据《陆九渊年谱》记载:“访朱元晦于南康。与先生泛舟乐,曰: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先生对曰:宇宙无穷,佳客无数,只是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两位大儒举杯相视而笑。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这对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双子星”,用一场互道珍重的对话温暖着彼此。南康之会326年后,一位被贬谪的官员听到朱陆这段佳话颇为感怀,留下一首诗句:“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韵。寄子春鸿书,待我秋江船。”他叫王守仁,号阳明,后人将他与陆九渊的学说思想合称为“陆王心学”。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鹅湖之会”850年后的今天,行走在鹅湖寺,吟诵起先生的诗句,象山先生意气风发的模样依然清晰。



### 一门儒风传千年

“父教兄携玉溪出一门俊士”“母生嫂养青田有百世大儒”。这是刻在金溪县琅琊镇枫山村“派衍青田”门楼两边石柱上的对联。对联的作者、金溪县民俗文化挖掘保护协会会长王华明据此讲述了一段关于象山先生的往事。

在村民陆南泉家中,珍藏着一部页面泛黄的《陆氏家谱》,记录了这段往事:“象山之始生也,乡人有求抱养为子者,二亲以子多欲许之,九思力请以不可。是年九思嫡生子焯之,语妻曰:我子付田田乳之,尔可乳小叔。妻忻然而从。象山既长,事兄嫂如父母,及守荆门迎侍,不半年而归。”让妻子哺乳弟弟,把儿子送给别人哺养,大哥陆九思的坚持无意间改写了南宋的思想风云。

陆南泉是陆九渊的大哥陆九思第28代嫡传后人,对于先祖的这番举动,他感到很是自豪。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儒家伦理的影响,许多大家族累世同居,被朝廷奉为社会楷模,赐为“义门”。闻名于世的有义门陈、义门郑、义门陆。其中“义门陆”便是指陆九渊所在家族的“陆氏义门”。

享誉“义门”的青田陆氏,是怎样的一个家族呢?

金溪陆氏始祖为晚唐宰相陆希声之孙陆德迁,五代末年避战乱,从江苏宜兴县君山迁至金溪青田里(今陆坊)。第五代陆贺,通晓孔孟之学,生有六子,九思、九

叙、九皋、九韶、九龄和九渊,个个学识不凡、卓然有成,九韶、九龄、九渊三兄弟均为南宋著名学者,人称“金溪三陆”。

陆九渊辞世49年后,南宋淳熙二年(1242),理宗赵昀下诏旌表“金溪陆氏义门”。其中提及:“江西金溪青田陆氏,代有名儒,载诸典籍。聚食逾千指,合爨(通灶)二百年。一门翕然,十世仁让。惟尔睦族之道,副朕理国之怀。”时任转运判官兼知建宁军的包恢先生撰写《敕赐旌表陆氏门记》,总结出旌表五大理由:一是从来旌表的义居只有三世至六世同居,而陆氏则是十世同堂;二是陆氏兄弟的人品之高,道术之明,实可师表四海;三是家规齐全;四是世世师圣贤,人人知义理;五是清白传家。

正是这样的家族和家风,孕育出一代代名儒。鲜为人知的是,名儒有善于治理地方的另一面。陆九渊从政经历比较单薄,从1172年33岁考上进士起,20年的时间内,历经孝、光二宗,虽多次受命,但实际就任的只有一年多的国子正,三年多的中央敕局删定官和一年多的荆门知军。其中,担任地方治理实职的只有荆门知军。然而,就这一次机会,成就了他人生中的另一道光。

南宋绍熙二年(1191)六月,朝廷下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当时的荆门与南宋抗金前线襄阳府相连,属于宋金攻守要冲,境内“民情复杂,吏风不良”。陆

(本版压题图由邓兴东摄。)



### 满心而发宇宙间

出金溪县城往东北方向,沿206国道驱车约15公里,从一个刻着“百世大儒”的门楼下穿过,下车步行经过一座长条青石铺就的古石桥,前行不多远,便是陆九渊的安息地。

墓地于陆坊乡桥上村东山岭,背靠绿意葱茏山体,旁边翠竹环绕,前有青田水汨汨流淌。

从山脚拾级而上,途经陆九渊四哥陆九韶墓,在半山腰位置能看到一座墓冢,墓碑上刻着“陆象山先生之墓”。墓碑是新刻的,但墓地两边立着的石柱已泛青,显然有些年份,上面分别刻有“学苟知本六经皆注脚”“事属分内千圣有同心”。这两行字,是心学的精髓,也是象山先生俯仰天地、返本归心的表达。

伫立墓前,四周环顾,油然而生感慨:如果站在宇宙的视角,这世间的每一个个体,乃至这个蓝色星球,都是如此的渺小。而长眠于此的象山先生,以一句“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又让世人感受到如此的宽广而宏大。

天地万物,周而复始,终点就是起点。南宋绍兴九年(1139),陆九渊诞生在江南西道金溪县延福乡青田道义里(今陆坊乡桥上村)陆氏家族。

他自小敏而好学,思维异于常人。《宋元学案·象山学案》记载:“三四岁时,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奇之。”如果说这句“天有多高,有没有边际?地有多深,有没有尽头?”的发问是幼儿无心之语,那么十年后,他跟着五哥陆九韶在疏山禅寺求学时给出的答案便足以令人振聋发聩。《宋元学案·象山学案》的作者、明末清初史学家黄宗羲作了这样的描述:“他日读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一颗心学的种子,就此破土而出。宋乾道九年(1173),新科进士陆九渊回乡候任,其间创办“槐堂书屋”讲学。他的讲学风格自成一体,不立学规,注重“辨志明心”。象山心学四大弟子之一的杨简继承了先生对于“本心”的解释:“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槐堂弟子遍及浙赣闽粤四省,据现存《槐堂诸儒学案》记载,前后共65人,都是一时名士。

槐堂讲学,陆九渊将早年所思所悟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槐堂,则像一道曙光,不仅照亮了南宋的儒林,也照亮了一个时代。

宋淳熙十五年(1188)初春,陆九渊应门徒彭世昌之邀,与儿子陆持之、陆循之和数十位学生赴贵溪应天山书堂讲学、读书。据《陆九渊年谱》记载,陆九渊远眺应天山“宛然巨象”,便将应天山改名为象山,自号象山翁,并将应天山书堂改为“象山精舍”。这一时期,陆象山不仅完成了学派基地象山精舍的全面建设,同时也完成了学术思想的体系建构和学术群体的学派建设,“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一标志性的心学命题可能在此期间提出。一时间,象山精舍名声大振,前来求学听讲的弟子先后达千人之众。《宋史·陆九渊》记录:“每开讲席,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广为世人所知的“象山先生”名号由此发端,其学派也被世人称为象山学派。随着心学思想体系成型,历经半个多世纪心路求索,陆象山为四岁问天的自己找到了一个圆满的答案。

如果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宋绍兴三年(1133),在福建省尤溪县,有一个名叫朱熹的四岁幼儿同样发出了“天何所附?”的疑问。更巧的是,他们会在40多年后,面对面思想碰撞、言语交锋,就幼时“问天”的思考展开一场影响后世800余年的大辩论。最终,一个站上了理学的巅峰,一个开创了心学的宇宙。

“万物森然于方寸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万事万物都发源于方寸之间。用象山先生的话来描述这段神奇际遇,很是贴切。